

我有一个朋友

□ 邹小娟

我有一个朋友,善吃。

善吃比能吃、贪吃、喜欢吃要好,善吃要有天赋,要能吃得出名堂。她的善吃广结善缘,有的是巨服,跟着她混吃的,比如我,她说吃啥我就连连点头说好,她的话里带着几分好滋味,极有蛊惑力,比如她说:“扬中有一道青蒜烧羊肉,味道是甜的,你觉得不可思议吧,但是无比好吃,268元一大盆。”为了这盘羊肉,我就盼着跟她去扬中。还有的是乐于为她服务,比如我家厨子,一个红烧肉做出来,来的客不停筷子一连吃五六块,那是真心喜欢。间或停箸评论说一句:这肉做得肥而不腻瘦而不柴,那是喜欢且有文化。她又不同,她会捧一块放进嘴里,眼睛朝上,翻一下,眨巴一下,若有所思的样子,随后才首肯:这是地道黑猪肉,取的是脊椎到肋骨下的五花肉,肥瘦刚刚好,有咬劲,若是再往下一点,靠肚腩就是泡泡肉了,不好吃。料酒是酿造的,很香。酱油是李锦记的吧……然后,再捧一块放进嘴里,这回不说话了,慢慢吃,边吃边频频点头,然后再捧一块。我家厨子听着,连感激的心都生了出来,每一个用心都被体会到了,真可谓高山流水。为她做,他心甘情愿。隔一段时间不见她来,还惦记。

有一次,我和她去拜访杨苡先生,主人端出两杯茶,我呷了一口,很香,是茉莉花茶,这个我是知道的。她就厉害了,她说,“是张一元的味道,这个茉莉花茶要到北京前门大栅栏张一元的总店去买才好。”杨先生一百岁开外,北方人,一听这个南方人居然知道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张一元茶庄,那是她从小吃惯的味道,立刻引为知己。这下有的说了,两个人从上海南京西路凯司令的栗子蛋糕、德式巧克力哈斗,到淮海中路上大老大的法式搅奶油、哈尔滨食品厂的西番尼,还有那种一到冬天就得排了队买的砸碎了零卖的花生巧克力,并且一致

认为烤熟要吃南京西路功德林的,红肠和鸡翅要当天去第一食品商店的食品柜台排队买。肉松还是要福建鼎日有的,上海石门路上以前有一家专卖店,他们家的肉松松软油润,有一种酱香的味道,不像现在的肉松是干乎乎的。雁荡路上味香斋的麻酱拌面,必须配咖喱的小牛汤来吃。“牛肉汤放了咖喱还能吃吗?”我插了一句。两人一齐看着我,一时不知要从哪里开始对我进行启蒙教育。

我大学刚毕业时认识她,她从军队复员回来,据说在沈阳当了几年兵,把沈阳城里的大饭店小吃店都吃了好几遍了,部队那点津贴不够她吃的,还得搭上老爸的资助。不像我,在南京也过了五六个年头,但对南京的吃一无所知。她那时长得美,身材高挑,但吸引我注意的真是不是长相,她有那个本事,但凡聊天,不过两三句,她就扯到吃的上头来,“你老家哪里?”“江苏靖江。”“啊,靖江?那里的河豚烧青鱼好吃得不得了,其他地方都吃不到的。还有冬天那个冰糖红烧猪脸,用大灶柴火炖的,酱汁黏稠得手指头不小心粘上了都张不开来,香得一塌糊涂。”然后就是一声叹息:“现在是吃不到了,没大灶了呀。”于是大家就从大灶怎样做菜饭一直说到小时候逃学烤山芋,种种美味,无论多么严肃认真的话题都被她带偏了。

我一直觉得,偌大的中国版图在她那里活生生就是一张美食索引,上面布满了各种美味佳肴。新开的米其林星级宾馆得去,街巷小镇老的小饭店也得去,美味不分场合,该摒弃的不留情面,该记下的永远不忘。有一次,她骑车经过一个平常日子很难得去的巷子,她一边骑着,一边想着,这里有一家小吃店的小笼包特别好吃。一边想着,一边就骑远了。她转头又想,这个地方曲里拐弯的,难得来一趟,不吃一碗也太亏了。于是掉头再骑回来,排了队买了两笼小笼包子,一手端一碗蛋皮汤,另

一只手把两屉笼子上一抓,就把笼子翻脱了,包子滚了一地,还好手里剩了三只。

这是笑谈,她还有壮举。那是在西安,她是出差路过在这里转机,停留三个小时。她直奔回民小吃一条街,从街头开始吃,一家挨着一家,每买一份她都拨拉出来一小部分自己吃,也就是一口两口,把剩下的送给其他客人,不好意思地说,这个我没动过的,你们能否帮我吃了?有人接下,她就谢,为的是不糟蹋了食物。她就这么吃了逛了逛了,从街头到街尾。走出街口,一眼看到街对面就是那家著名的葫芦头泡馍店,但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,机场大巴肯定已经开走了,她怅然地望着那家店的招牌,终于还是放弃了,叫了一辆出租车赶飞机。为此她一直耿耿于怀。“那么,事后,我问她,“这么豪横的扫街行动你究竟吃了些什么?”她说,太多了,有的是小店,有的是街边摊,都不太好。还买了两笼贾三清真灌汤包,只吃了两口,其余都送人了。我忍不住插话,明明知道吃不了,为什么还要买两笼?她斜斜地睥了我一眼,说:“废话!两种口味两种馅,一个是牛肉的一个是羊肉的。”

前几年,她在上海一家公司做经理,她说她忙死了,都没有时间吃。她说的吃当然不是指一日三餐果腹的那种,她的吃是一种享受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态度。遇到不开心的事,就去附近路边吃那对老夫妻做的葱油饼豆腐脑,眼睛里立刻就漾出满足的笑意来。她常常下了班一个人上街,像日剧里那个孤独的美食家大叔一样,寻找一次次与美食的艳遇。公司附近有一个公交车站,好几路车都经过这里。她漫无目的,哪路车先来,她就跟着哪路车走,总是期待意外的邂逅会带来一次意外的惊喜。“静安寺我常去,真没什么好吃的,但到底还有久光负一楼的龙记,要一份白灼菜心一份烧鸭饭也还是可以的。威海路静安别墅弄堂的葱油拌面和砂锅馄

饨也不错。去大董,我只点三个菜:鸡汤熬的栗子白菜,烤小仔鸭,宫爆虾仁。陕西南路威海路,那里横过来竖过去有好多苍蝇馆子可以吃,香菜炒鳝丝,油煎菜馄饨加鸡汤,猪油菜饭。乘地铁的话,就走近一点,吃高档一点。有时间可以一个人坐在太古汇老吉士,买一份糖醋排骨,一份油爆虾,一份荠菜肉丝炒年糕,慢慢吃。外滩恰餐馆是西餐厅,那里的牛排很好吃。但最好还是几个人一起去吃战斧牛排,一个人太傻了。”

上海有名的餐馆去了不少,但上海大,再豪横的扫街行动也吃不过来。人却是胖了,也总是说要减肥,但有好吃的在面前哪里舍不得不吃。“管它呢,烦不了。”她又总是这样说。

今年她退休了。离开上海前的那段时间,她不忙着打理行装,一个人悠悠荡荡地逛街吃喝。有一次看到小红书上推荐复兴中路有一家大肠面好,她立刻就去了。但下了公交车问了人都说不知道,扫码了一辆自行车骑着从复兴中路上开始找,找了半天也没找到,最后打的让司机找到那家店,夜已经深了。下单要了一份烤熟大肠面,收款窗口就关了,要打烩了。“这面超级好吃,又不贵,吃完了心里都生出一份幸福感。就是交通不方便,我只去了那一次。”她说。当然,你花了大半天时间,坐了公交车,骑了车,又打了车,若是再不好吃点,也太亏了。



顶冰花

□ 张仁君

有多少思虑
在寒夜里
铿锵袭来
即使一片落叶
也会惊醒
你的窗外

那个故事
一直在天上酝酿
约了多少次
却总有只苍鹰
在山腰上
一次次盘旋

这纯净的天空
有多少鸿雁
飞来飞去
我却想着
那拉提上的厚雪
哪一天融开

忽然之间
看你
钻出云层
一瓣瓣盛开
我惊讶 思索
你无穷的力量
从何而来

淘书时光

□ 张晓峰

近来在看理先生的《猎书记》,里面写了很多作者淘书的故事。我年轻时也是个书虫,经常去旧书摊上捡些漏儿,现在想来是那么值得回味和庆幸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在上师范,那时候家庭经济条件不算太好,每个月只有五十元的生活费。省吃俭用,每月一般可以积攒下来十元钱买书。买新书对我来说太奢侈,于是便四处打听哪里有旧书摊。

最常去的地方是大学门口的一家书店,不远,和我们学校只有一路之隔,而且大多是有品位的书。书店里有打折滞销的书,门口还有老师和学生处理的看过的旧书。打折的书仍然价格不菲,我常光顾的还是门口的那些旧书。价格本就不贵,还可以再还价。卖书的也都是爱书的人,见我真心想买,是个爱书的人,又是个学生,也就半卖半送给我了。印象最深的是淘到了一套三本游国恩的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,没有上过大学中文系的我,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。另外还有一些西方哲学方面的书,非常便宜,我虽然不太喜欢,但觉得机不可失,买过来硬啃,啃下来也受益匪浅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,前面少了十几页,非常懊恼,所以至今还记得。

人民公园对面的卫河大桥南面,也有一个旧书摊,坐车要换乘车,不方便,也花钱。那时候年轻,十来里的路,走着玩着就去了。卖书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,是专门卖旧书的。也不知他从哪里弄来好多各单位图书室、阅览室处理的旧书,非常杂乱。我每次去,都要淘半天,才能从中挑出心仪的书。卖书的是生意人,看我爱不释手的样子,愈加不肯让一分钱。我大老远跑来,怎肯入“宝山”空手而返,每次都掏光口袋,满载而归。鲁迅的好几本杂文集都是从那儿淘来的,还有“文革”期间出版的《毛主席诗词》,我也很喜欢。

有次买书的时候,听说有个地方卖过期的文学期刊。于是,一个星期天的午后,我跑了过去。我们学校在北角的东北角,卖旧杂志的地方接近于西南角,基本上是穿越了大半个城市了。果然,我喜欢的几种文学期刊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都有。我买这些过期的杂志,总要先看看目录,有我喜欢的作家,喜欢的作品才买下。那时候,新现实主义的几个作家正火,刘震云、池莉、方方他们的作品从这里大都能找到,我也是从那时起,受他们的影响,开始动笔写反映底层人物生活的小说。

莫言的成名作《红高粱》我一直想读一下原著,却一直没有机会。一直到1995年底,我去鲁迅文学院参加一个笔会,在鲁迅文学院门口看到一个旧书摊,正好有一本《人民文学》,上面刊登了这篇作品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那种幸福,不是真正喜欢读书的人是体会不到的。

现在年龄大了,眼睛也不太好使了,读书越来越少了。所幸年轻时曾下过功夫读过一些书,还能忝列于读书人行列而不脸红。那段淘书时光,则是我一生最幸福、最自豪、最可为儿女说的一段回忆。



在河边

颜辰昊 摄

态度的角度

□ 李显坤

启功书法作品的赝品,上世纪80年代初,张中行就曾在北京某拍卖行见过,标价200元。这和其成名早有关。后来,随着全民收藏热,“伪启功”更是大行其道,不仅北京各家古玩店挂满了横幅竖轴,潘家园甚至出现了专门“批发”启功书法的店铺,以致于坊间盛传着这样一句:“画虾莫谈齐白石,写字远避启元白”,足见假齐白石画和假启功书法的泛滥程度。启功生前对此无可奈何,同时又为造假者的生计考虑,只得大度地表示:“他们写得比我好”。

与启功对赝品的态度截然不同,是个别书画家,在对造假者无奈之余,见与自己作品几可乱真者,竟达成私下协议,自己在赝品上题款用印,然后在售后分成上拿大头。不但对自己的艺术不负责任,对收藏者,已毫无意义可言。

早年,齐白石卖画,为方便起见,以数计算收钱。可难免会遇到一些爱占便宜的客人,不按照墙上的规格办事的,齐白石自有他的方法。面对客人央求要多画只虾、画条鱼的情况下,也不说话,只是默默地在纸上按照客人要求,画出几条无精打采的鱼和虾。客人看着画问:“这虾怎么看着像死虾?”齐白石便答道:“活虾子市面上多贵啊”,一句话惹的客人哑口无言。

于是门客“卖画不论交情,君子有耻,请照规格出钱”便应运而生。从此后,画室里总是光明正大地挂着润笔单,并且还有一个严格规定:无论是谁,必须先给钱再给画,当然是位“锱铢必较”的“抠门”老头。

齐白石成名后,他作品的赝品同样充斥着市场。一天,京剧大师梅兰芳遇见了齐老,告之一朋友花了200两银子,买了一幅

他的《春耕图》,真是栩栩如生。

齐白石突然心血来潮,很想知道此画是自己什么时候的作品,就请梅兰芳借来一观。过目之后,发现竟是赝品。齐白石当即对梅兰芳表示,不能让他那位朋友吃亏,于是就自掏腰包,买下了那幅假画,随之又另画了一幅《春耕图》赠予那人。此事成一时美谈,人们由此也对齐老更加尊崇。

前已可知,成为大师后的齐白石,并非“羞于谈钱”。但其所作所为,是建立在对自我的艺术高度负责的基础之上的。



土窑烧木炭记忆

□ 江初昕

过去冬天取暖主要靠木炭,每到冬季,都会有人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整篓木炭。而我们家都是父亲亲自进山烧炭,烧出的木炭除了自家用外,还能卖钱。那次我和父亲及大哥三人进山烧炭,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实在太新奇了。烧炭的选址很重要,一要有水源,二有树木茂密的地方。烧炭一般要在山上待上半个月,进山前,要备好大米及干菜,当然还有器具。窑址确定好以后,就在山坡背风的地方搭建窝棚。所有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,我们只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,就把窝棚搭建好了。这样的窝棚虽简陋,但也还是蛮舒适的。晚上躺在窝棚里,满是草木香味。

安顿下来以后,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挖烧木炭的窑洞。利用山坡的豁口挖开一个宽敞山口,用木板夯实,用石块垒砌好窑口。窑洞挖好之后,下一步就是砍柴。烧木炭所选用的木材一般为硬木,如楮树、荆树、小叶栗树等这样的木材。砍回来之后,锯成五六

十厘米长的小木棍。炭窑在烧窑之前,要暖窑,就是烧上几把干柴火,让窑洞里吸收一下湿气。之后就是装窑了。木材竖着依次码放整齐,严实牢靠不能坍塌。装好窑后,就是封窑了。窑顶上用粗圆木架好,上面覆土,中间加茅草覆盖,再加一层黄土,并用水淋湿,确保不能漏气。如此,就可以烧窑了。

刚开始烧的时候烟肉里冒出的烟是冷的,不会飘上天空,只是“铺”在地上,四处散开去。一个窑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烧得好的。看窑里的木炭是否烧好,是从观察烟的变化来确定的,父亲告诉我们说,最开始冒的是黑烟,后来变白烟,要是白烟再变成蓝烟,就表明炭差不多烧好了。

上好的木炭拿在手中沉甸甸的,轻轻敲打,能发出清脆的声响,有点钢钎的样子。木炭的两头还能清晰地看见木头的纹理,这样的木炭不但耐烧,而且火力也很猛。特别用在暖炉火锅里,是最好不过的了。烧好的

紧急通知

□ 文婧

“江南殊气候,冬雨作春寒”。前脚入冬,后脚就零下1摄氏度。夜雨让时间显得湿答答的。这一天,没有预期中的紧急通知,丢下采样人的身份,好梦瞬间酝酿,轻盈入睡。

突然,像有一双有力的大手,一寸寸地把我拽回现实,是急促高亢的手机铃声。屏幕上显示了一个188开头的陌生号码,不是诈骗电话吧?稍作思虑,划了接听。

“喂,我是冯建萍……”一个激灵,赶紧开口回应:“冯院长好!”

“哎,打扰了!收到紧急通知,明晨出发支援镇江核酸采样,你们赶紧安排一个人!”

“好的好的,我们有排班,马上联系!”看看时间,2022年12月2日23:46。

慌里慌张翻出排班表,轮到榕榕。微信电话,无人接听;拨打手机,铃声响咽。怎么才能把榕榕揪起来呢?打她舍友电话?但是这个点,惊动一个相当于“密接的密接”妥吗?只能管理群里“爬楼”,原来公卫科早在十点半就发出了一条“紧急通知”的消息。

再拨榕榕,仍然拨了个寂寞。榕榕后面是阙主任。眼看10分钟过去,分配任务的报名表里,就剩下我们部门空缺了。于是在科室小群发消息求助,希望有醒着的人。果然婷美人在,“不是榕榕,是阙主任,上次他俩换班了。”

阙主任后面就是我,为此我做了思想准备,实在联系不上,我顶上!这么想着,决定最后一试,选择了大吉大利的短号8448。一秒,两秒,三秒……话筒里断断续续的彩铃,就像醉酒酣睡的人,大喘气般地在呼吸。

等着,等着,感觉铃声就要咽气了……对方接了!窸窣窸窣的声音传来,又过了一两秒,熟悉的男低音响起,我算是彻底放下心来。

双臂已如两根冰棍儿,冻溜滑进被窝,极力把自己裹成一只粽子。我是在一个什么梦中被拖出来的?影影绰绰的影像闪现,到底差点儿线索,总之,绝对不是外出采核酸就是了。

同事杨俊霞年终总结一句话:“回首一年间,几乎没做什么事,只剩采核酸了。”作为一个赋新工种“采样人”,这一年,那些穿过的风景和遇见的面孔,随时一帧帧闪现,即便在梦里,那些身体感受到的僵硬与疼痛都是确凿的——不是一地一地的紧急支援,就是一茬一茬的全员核酸,今天不知明天会在哪里。

第一次紧急支援,是三月份。“京东紫晶九栋楼,每栋35层,共计1992住户”,几个数据组成了当夜我们20人先遣队伍的小目标。整整20天,“你们出不了的门,是我们回不去的家”!

第一次城区全员核酸,是四月份。已是春风飘荡,春花盛开。我在南门外大桥点位,“一日看尽人嘴巴”。那一天,四个小伙伴,4000次抬手。点位对面就是秦淮河的支流,小城著名的护城河风光带,纵然满目青绿,奈何无暇顾及。

除了紧急支援,前后参与了至少20轮的区域全员核酸,从春到冬。医用N95口罩,医用一次性蓝色无菌帽,防护服和防护隔离鞋套,防护面罩,双层的医用橡胶手套依次穿戴在身,这是我们“采样大白”的标配。一个班下来,要么贴上膏药,要么找人按摩后颈,长时间佩戴N95口罩,让鼻翼湿疹经久不愈。冬天,洗手液喷到手上,冰冷如刀刺骨。

采样人心中的光,是曾经遇到的光。记得封控小区的他们,曾经热情分享一口热汤,遗憾地表示不能一同战斗,他们会贴心地在门口摆张小板凳让我们坐下歇歇,也会在对门贴张便签,写上:家中没人,只有一只猫,不用敲了!

犹记暑热似火,支援宝华小镇。一路上对集装箱采样小屋充满不安。到了招商依云云点,点位长告诉我,他的三套“防暑降温组合拳”已经全部打开,空调+电扇+冰块,然后自嘲说就是空调制冷效果差点儿。果然,进入采样小屋就像一脚踏进了春天。两个多小时后,点位长又抱了一箱王老吉泡在冰水里,用了两瓶常温的小给我。疫情防控至今,我为还能遇到始终保有热情的社区点位长而心生感动,钦佩不已。

回想我们的抗疫,就是一个不断遇到困难、不断研究解决问题的过程。有时候,由一个人延展开来的生命力,能够传达一种平静、自省和自控,抚慰忐忑的情绪,又为一些微妙时刻找到了一种合理化的比喻,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正向连接。这个点位后经我的朋友圈扩散,成为采样人的备注“打卡地”。我至今记得那位点位长,晒得黑不溜秋,名叫王彬。

夜雨停在树叶上静静思索。此刻的宁静,好像滋生了一股催眠的力量,身心在不知不觉中舒缓、被治愈——“紧急通知”带来的焦虑和痛苦,确实曾经穿透我们的血肉躯体,但后来,也许在梦中,它们变成一株植物,开出了一朵朵花。